

救灾报道传媒融合更好满足公众知情权

怡然



尽管我们百般地不愿见到地球以如此剧烈的震撼来“验证”当代中国的力量,N倍地不愿在如此惨烈的景象中“见证”中国正在稳步前行,然而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灾难倏然降临,于是,雅安芦山 4·20 大地震让国家实力再次“被验证”了一回,社会的进步再次“被见证”了一次。而“多难兴邦”的哲理也再次得以淬火、锤炼。倘若将这个“兴”字的外延扩展开来,可以将传播媒介之“兴”也涵盖其中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5 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极大地考验了新闻传媒,也对传媒人做了一次空前的职业伦理、专业素养、新闻业务的强化培训。因此,当芦山地震发生后,各地传媒急速派遣记者前往震区最前沿采访,快捷、方便、有序得多。这已并非新鲜事,新鲜的是,奔赴震区的记者,不仅仅是为本报、本台、本网采写新闻,拍摄图像,而同时也以微博、微信等形式“立体报道”、“滚动直播”,使自媒体或社交媒体成为大众传媒群的有机构成,成为新闻报道的必要补充,

也推动了多媒体、全媒体从“概念型”向“实体型”演变、进化。身处救灾现场,记者对当地的道路堵塞有切肤之痛,一再通过微博发布信息:目前,各路救援力量盲目涌往灾区方向,道路成稀缺资源,一些救灾物资和大型救援设备阻于路途。救灾不能光靠热情,人海战术反成阻碍,疾呼“守望就是力量!救灾不必到现场!”这条微博,瞬间被转发 12707 次,引发评论 1384 则。

记者不仅以文字传播,也以摄影记录。一位记者在微博上传了一组照片,报告回震区寻亲的女子小赖在危险的塌方现场路段发生意外,男友救助她的全过程,并点评道:“这就是不离不弃!”

记者还以微博呼唤援助。震区一些哺乳期的妇女因惊吓、劳累,产奶异常,导致有的婴儿缺食。记者在微博上发出呼吁后,又以微博报道,“奶粉来了!我们发出微博后,第一辆民间奶粉援助车终于到了芦山,他们是澳洲华侨看到我们微博后联系国内朋友援助过来的”,并通过微博告知需要奶粉的灾区百姓前去领取。

微信的异军突起,使这

回报道救灾赈灾的记者又如虎添翼。许多信息首先进入微信的朋友圈,而后扩散开去。而有的传媒直接以微信的公共账号发布记者现场报道,以图片、影像、语音等形式,生动直观地报道新闻,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,且与受众进行互动。

重大灾难袭来,公众对信息的需求特别强烈,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的倾力报道,固然非常需要,却因时空与其他客观条件所限,难以提速、增量、扩容,而新媒体跻身其中之后,尤其是基于移动网络技术崛起的微博、微信等,以“草根”的身份、更亲民的身

姿,发布“微型报道”、“轻量言论”,以信息碎片集聚的“微力”施展其威力,在新闻传播的广度、细化上为传统媒体“打补丁”,以移动、即时、细微的特点扬长避短,从而为公众知情权的兑现多多给力,并构成一个较之过往系统、完整得多的全方位、立体式、交互型的全新信息传播大格局。是否可以说,这就是传媒融合的新尝试、新探索、新景观。

破“我执”论

朱绩崧



前天去外滩邮储银行取稿费,经理知我是复旦职工,悄悄问起:“投毒案到底怎么回事?”我工作的英文系,与事发的医学院宿舍,一个在市区东北,一个在西南,平日毫无往来,如何得知底细?照官方发布的信息,前因后果就是琐事不睦,积怨在心,一时犯狠,痛下毒手。想想也荒唐,鸡零狗碎如几张水票的不愉快,竟也能招致杀身之祸!文化教育之外,性格的塑成是否成功,已是到了不能不反思的地步。

近日走过校园一角,见一群学生忙着叠纸鹤,拿绳子串起,挂在树上,哀悼惨死的黄洋同学。突然想到,孩子们能不能且去相辉堂草坪上坐坐,看看蓝天白云(如果还有的话),想想人该怎么活,怎么在这社会里活。我希望他们从血案中吸取教训:破除“我执”。

破法我二执,原来是佛教徒修行的必要条件。这里借来,是说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。被害人与嫌疑人,都在村镇长大,人生信念就是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出人头地,才有希望,所以埋首看书做题,无暇他顾。智商越来越高,情商却停滞不前。一旦境遇有所波折,心态或生激变。“你让我不爽,我就要整死你。”这种危险情绪,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的清华朱令钆中毒案。朱的室友之一,据传现为南方某基金国际业务部副总,该女士就曾发表网文,谈对朱令案的看法,而观点归纳起来,居然是“朱令演出多,常常深夜回宿舍,搞得大家没法睡安稳觉,所以她该死”。这背后,不也是“我执”在作祟吗?

人活着,首先要让“我”安好,然后独善兼济,则视时相机而为。但在生存、温

“善意的谣言”

徐达内



既然有“善意的谎言”之说,也就真的有“善意的谣言”。

过去一周,雅安地震毫无疑问牵动最多人心。从震后几乎第一分钟开始,就有这种事后被解释为“善意为之”的谣言出现,并且也确实被部分信谣传谣者视作无需大加批判。

曾经获得多个奖项的 @ 记者刘虎从 4 月 20 日午时被微博运营方施以禁言处罚,就是因为他在当天 9 时许连续发布多张图片,注明那是“芦山县,倒塌的楼房”,或者“地震中受伤的人”。在灾区现场画面还属稀缺的那个早晨,这些显示建筑严重垮塌、民众躺满担架的照片,顿时令见状者想起了 5 年前那个给中国人带来惨痛回忆的灾难,一时间微博微信四处转发。

但居然真的就是 5 年前的回忆。一些质疑者通过检索对比,发现 @ 记者刘虎所张贴的这些照片,均为 2008 年汶川地震时所摄,真是直把映秀作芦山。

因为这些严重夸大灾难程度的画面此时已经遍传互联网,以至于 @ 中国国际救援队要在 10 时许带着愤懑心情发布公告:“请大家核实图片真伪后再发送,此时乱发图片造成恐慌者,良知全无。提示大家自重!”

很难说, @ 记者刘虎是不是像那些严厉批评者所说的只是为了哗众取宠、吸引关注,因为在其中一张同样移花接木自 5 年前的“成雅高速清泉寺隧道,大量滚石”照片下方,他甚至还提醒成都市民“一定要让出生命通道”——而这也正是地震救援队伍此后反复呼吁的事。

或许,在一个“语不惊死人死不休”的年代,要想在海量涌来的信息流中引起

关注,就非得这样浮夸?近年来,那些为冤屈平民设计“行为艺术”式维权抗议的策划者,常常也正是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。

有一些以“善意提醒”之名发布的信息,甚至都不能直接定义为“谣言”,因为它可以凭借言辞间的模棱两可,获得更大豁免权。

@ 杨晟峻 Johnny_Ye 就是因为曾在 4 月 7 日发布微博,称“天上突然出现了地震云,有种不祥的征兆,预计三至六天在重庆以西南方向有地震出现”,而被一些围观者奉为“神人”。

@ 临沂老徐更是一震成名。这位以研究陨石为专业的民间科学家不仅预测时段更加精准——4 月 18 日因为“天空出现强震云”而推定 72 小时内中国西部将发地震——而且,此后“华北激活”之说又得到 22 日内蒙古地震验证。

于是,虽然有科学松鼠会等反复声明着“地震不可测”的人类局限,并指出这些地震预测者只不过是依靠模糊发布、频繁发布的方法,像买彩票一般,巧合博中一两两次而已,但是,因为“善意提醒”的前提在,这些民间科学家的人气逐日升高。

相比而言,倒是宣布“4 月 20 日芦山 7 级只是前震,成都将于 4 月 22 日发生 9.2 级地震”的那名发布者,显得不够聪明,当天即被警方认定造谣,行政拘留。

其实,如果“善意的谣言”只是停留在“仅供参考”的阶段,或许也并不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,一笑而已。怕只怕,信息传播并不总是能被原创者所控制,在风声鹤唳的氛围中,哪怕真的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加强警惕,却也容易让相信者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——雅安地震生命通道被堵塞,就有各类民间志愿者蜂拥而至的原因,而这种“大惊小怪”,应该就有 @ 记者刘虎的一份“功劳”。

你怕不怕“苍蝇似的思想”

李泓冰



一桩大学舍友同室操戈的惨剧,有着足以耸动坊间的所有要素,甚至让民间福尔摩斯倾巢出动,过了一把瘾。只是碰到了更惨烈的天灾,才消停了一些。然而,这个被冠之以“复旦投毒案”的事件,随着好事媒体对细节的渐次披露,肯定会再次耸动舆论。

作为复旦曾经的学生,心里很痛。痛楚的,是两个青春勃发、才华横溢的孩子毁于一旦,两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从此暗无天日。

如果没有那个把毒剂注入饮水机的可怕举动,林同学还将一如既往地作为积极上进、克己孝顺的“好孩子”,被家人和乡邻传颂。从媒体报道看,甚至林同学的很多特质,和被他毒杀的黄洋颇为相似,一样的优秀,一样的自立自强,都不依赖家庭资助完成学业……

媒体很强大也很可怕,尚未被剥夺公民权的林同学的所有隐私,已经被搁在放大镜前细细打量了。那是一个家人、乡邻和同学并不熟悉的林同学,是他竭力掩盖的另一个自我:自卑、爆粗口、报复心重。

其实,很多人都有另一个不那么美好的自我。所谓教育,所谓教养,其实就是对不美好的自我的持续修正,是对不健康的欲望的持续疏导。清高如闻一多,也会在诗中叹息:“你知道我爱英雄,还爱高山\我爱一幅国旗,在风中招展\可是还有一个我,你怕不怕\苍蝇似的思想,垃圾桶里爬……”

曾经有过“苍蝇似的思想”,丝毫没有影响闻一多的伟大,因为他更拥有“风中招展”的英雄、高山之旗,

拥有厚重的三坟五典和诗情画意,足以噤住那些“苍蝇”。闻一多不怕承认那个不美好的自我。那个年代,自我剖析、自我反省,甚至成了一种潮流。率性而为,也不会被当成异数。像闻一多见了梁实秋寄来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明信片,觉其美如天堂,便立即打点行装,退了芝加哥美院的学籍,转学去和梁实秋做同窗……他可以自由自在,踏踏实实地做他想做的事,哪怕是匪夷所思。

可是,现在的学生,有生动做人的自在么?有任情任性的可能么?作为工业化流水线教育的产品,无论家长、老师还是社会,认可的只是考试分数和录取通知。当老师在一遍遍张贴高分榜、家长每天在问“你和同桌谁测验分数高”时,鲜有人关注学生是否也会有另一个不安分的“自我”,是否有化解“苍蝇似的思想”的能力和渠道。

早年,复旦校长李登辉有个雅号,“复旦的保姆”,那是极言他对复旦精神、对复旦学子的呵护爱惜。我们现在的老师,甚至家长,有时也像“保姆”,对学生的课堂纪律、考试成绩自然还有生活起居,关注得巨细靡遗,然而,对孩子心灵的呵护,却是粗枝大叶,结果,一些被压抑的“苍蝇”可能在暗处滋长,极端罪案固然是极少数的偶然,但在“没人知道我是谁”时,那弥漫着的刻薄与谩骂,却如苍蝇般嗡嗡于网上,时不时蔚为“大观”……

闻一多向往的“心宫底禁闼大开”的愉悦与松弛,也是这一代孩子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奢侈品。而面对他那“你怕不怕”的问题,又有几人能坦然说“不怕”呢?